

变身可以！亲也可以！但你能不能告诉我！
“现在的你是……非常讨厌我，还是……有点喜欢我啊……”
“你猜？”



小花阅读

脑洞小天后
打伞的蘑菇

///

2018年不容错过的青春幻想大戏

学霸住 我家隔壁

XUE BA ZHU

WO JIA

GE BI

【因意外忽然“变身”暗恋的那个高冷学霸变成灿烂“学渣”】
从追到被追+从喜欢到被喜欢=一场甜爱奇遇

今天还爱搭不理 明天就倒贴不已？

学霸住
我家隔壁

打金的蘑菇 / 著

XUE BA ZHU
WO JIA
GE BI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霸住我家隔壁 / 打伞的蘑菇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5511-3983-0

I. ①学… II. ①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7033号

书 名: 学霸住我家隔壁
著 者: 打伞的蘑菇

策划统筹: 张采鑫

特约编辑: 廖 妍

责任编辑: 于怀新 张凤奇

责任校对: 齐 欣

美术编辑: 胡彤亮

封面设计: 孙欣瑞

封面绘制: 傻 人

内文设计: 孙欣瑞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 050061)

(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1/29/35/26

传 真: 0311-88643225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54千字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1-3983-0

定 价: 36.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前言

送你一个小雪人 / 打伞的蘑菇

前段时间下雪了。

温度哐哐哐地往下掉，一度掉到了零下十几摄氏度。

我缩在被子里瑟瑟发抖，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钻进来。

我忽然发现，我已经过了那个下了一晚上雪第二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拉开窗帘的年纪了。

我第一件事是打开电脑。

可噼里啪啦一阵乱敲之后，键盘坏掉了。敲一显示二，敲五显示八。

而这个时候恰好是交稿的日子。

我急得团团转，于是踩着拖鞋啪叽啪叽地跑去堆了个雪人冷静冷静。

我把成果发给狸子，她说是怪物。

发给晏生，她夸我聪明。

最后发给姜萐，她保留了意见，然后我们美滋滋地讨论起了淘宝上的螺蛳粉哪家比较好

吃。

回过神的时候雪人已经变成冰块了，全身泛着透明的灰暗，成了脏兮兮的小冰人。

于是我又开始焦躁起来，找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大棉袄，裹着出去修电脑。

那场雪下了两天。

像我们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偏南小城市一看零下十几摄氏度，吓得小学生们都放了好几天假。

所以我也没有出门。当然我也不配出门！因为我还没完稿，并且在拖稿。

然后我统计了一下，我每天要跟狮子说三十个“我没了”。

跟晏生互道一百遍抱头痛哭。

和姜幸还在讨论螺蛳粉的酸萝卜为什么不肯邮寄。

直到温度渐渐回暖，太阳在头顶洒下娇艳而没有温度的阳光。而我还在思考怎么让蛋壳姐姐相信，我们下一次绝对不会再拖稿了。

我想不到，然后又想冷静冷静，于是从床上跳下来跑去拉开窗帘。

阳光可真好啊。

放在窗台上的小冰人已经没了，连水渍都

不剩。只有染上了颜色的卫生纸，那是我给小雪人做的帽子和围巾。

用彩笔点上一点，遇到水就会晕开，铺满整张纸，然后小雪人就有了各种各样颜色的帽子和围巾。

冷风里一吹软软的纸就被冻住了，还能定型，让围巾飘起来。

要不要生怎么夸我聪明呢。

我狠狠地吸了一口冬日里阳光的味道。冷死我了！

不说了，我躲进被窝写稿子去了！



♥ 001 第一章 / 暗自喜欢 ♥

左顾右盼的暗自喜欢

♥ 020 第二章 / 万有引力 ♥

世上万物向心公转，陪我为你沉淀

♥ 043 第三章 / 一念欢喜 ♥

深海鲸鱼知晓高空秘密，可以不顾一切奔向欢喜

♥ 061 第四章 / 繁华之处 ♥

千万路口，奔向你的繁华之处

♥ 101 第五章 / 再会如期 ♥

旧梦里忘了形

学 霸 住 我 家 隔 壁

X U E B A Z H U W O J I A G E B I

目 录

♥ 142 第六章 / 花鸟风月 ♥

梦见草木花鸟，都沉睡的夜晚

♥ 162 第七章 / 海市蜃楼 ♥

祈求上帝，再成全一对恋人

♥ 217 第八章 / 凉风有信 ♥

凉风有信，别辜负

♥ 240 第九章 / 此处留白 ♥

过往的时光如同碎片一般，拼凑于此，却剩一片留白

♥ 276 番外 / ♥

情书

第一章 / 暗自喜欢

左顾右盼的暗自喜欢



1.

九月的天气还带着点儿夏天的余热，A大男生宿舍那片儿聚集了不少人。好像是什么人偶社团招新，十几个人穿着各种人气动漫人偶摇摇晃晃地走在路上，表面看起来萌动青春，其实里面每个人都热得想轻生。

负责人跟在后面唯唯诺诺地接电话，电话里的人语气非常凶：“带脑子了吗你们？顶着玩偶脑袋就忘了自己脑袋是不是？去男生宿舍搞？你们男生喜欢跳跳虎还是米老鼠？”

怪不得几个穿大裤衩的宅性男孩兴致勃勃地下来之后又面色土灰地上去了，负责人现在才明白过来。

可是晚了，电话那边已经骂过来了：“还不赶紧滚回来！”

负责人没受过这种委屈，赶紧清点人数往回滚。

说起来他也是跟着瞎走的，至于谁带头跑到男生宿舍来的他没注意，这会儿只注意到缺了一个人。

“熊本呢？”对！就是那个熊本带头跑的，负责人这会儿记起来，

“就是那个脸上两抹高原红笑得让人很词穷的熊！”

熊本早跑了。

看远一点还能看见那圆滚滚的身体像是两个叠在一起的煤球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跑太快，还有点儿顺拐，但是方向感绝对不差，一路就是冲着计算机学院的宿舍去的。

计算机学院是A大的王牌学院，成绩王牌姑且不说，最主要的是有那么几个头牌。这就坐稳了A大话题学院之王的称号。

但是制造话题的往往是别人，比如说我。

“计院，计院……”我在心里默念着，感觉能唱出歌来。就是脑袋上的头套有些大，晃来晃去的，我觉得自己快脑震荡了。所以我必须捂着脑袋跑，看样子估计有些像可达鸭。

至于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自己也说不清。直到我停在九栋门口，看到一个人的身影出现在我狭隘的视线范围内才记起来——哦，我是来找谈禹的。

每当搞不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在想什么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因为脑袋里被这个人填满了。

这个人从三年前开始就仿佛病毒一般侵入我的生活，然后延展到生活里的每一个细枝末节，让我离开他就无法思考，除了他没别的想法。多半是废了。

这大概是一种病，病名为爱，病因是三年前他坐到了我的后桌。

谈禹看起来刚睡醒没多久的样子，鸭舌帽的阴影也盖不住眼圈下的一点乌青。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眉心拧得很紧，只能确定肯定不是去上课的。

我的心尖儿几不可察地抽了一下，然后等在嗓子眼的“谈禹”两个字一时没发出声来。

谁知这么一来便错过了最好的机会。

因为谈禹性格比较冷，对周遭发生的一切都能事不关己。所以即便是现在有一个黑胖圆的熊站在那里，等着他走过来，然后告诉他自己沉寂了三年的喜欢。

也是预料之中的，他眼睛都没抬就这么绕开我了。看来熊本太不显眼了，我下次应该穿宇宙英雄奥特曼！

正这么想着的时候却看见覃方初从男生宿舍出来了，我瞥了两眼才确定，覃方初？还真是他，可是大下午的他不逃课也不睡觉干吗跑出来。

覃方初显然比谈禹事儿多了，盯着我看了半天，大概以为我发传单呢。

为了不让他瞎掺和我想等他走了再喊谈禹，于是双手一拍站得笔直。可是他不知道察觉到了什么，还故意放慢了脚步。

我能等谈禹不会等啊！估计是心里一急有点气血上脑。我慌忙转身想去追谈禹的时候忽然觉得眼前一花。

大概是谈禹今天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吧，黑色吸光吸热，所以在我看来他整个人都是发光发热的。

于是我头脑一热，直接烧到了四十度。

这个时候我忽然明白过来，电视剧里演的那些摔倒就能碰到一起的戏码也不全是那么扯，还有预谋的巧合。

所以我拼了最后一点力气往谈禹那边倒去。

至于最后有没有倒在谈禹身上我并不记得，只记得有人摘下了我的头套，然后我似乎看到覃方初本来就没走多远的脚步立马收了回来。

心里无数个声音在一同祈祷，不要理我，不要理我，千万别喊我名字求求你。可是我还是听到了这个时候令我十分无地自容的三个字：

“覃再再？”

覃再再，覃再再……

“覃再再”这三个字像是加了3D立体音效一样绕在我耳边，经久不散。

我原本以为我和谈禹之间的千里之行今天过后就能上筋斗云了。可是我没想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足下总有一个“拦路霸”——覃方初。

覃方初是我弟弟，异卵双胞胎，比我晚十分钟。不过这个十分钟还挺赶巧的，因为刚好在深夜，不仅跨日期还跨星座了。估计这就是造成我俩性格天壤之别还非常不和的主要原因。

“覃再再，我还是有点搞不懂，我爸我妈没少给你生活费吧，你怎么跟个养女一样？”我还在医务室吊瓶呢，覃方初就这么从头到尾唠叨个不停，“是搞兼职吗？搞兼职可以去洗碗啊，干吗把自己闷在那玩意儿里面？搞不懂你是脑袋差根弦还是生活差点儿钱了……”

“你可闭嘴吧。”我实在找不到东西砸他，而且心里还想着谈禹究竟有没有看到那么丢人的我，说话没力气，也没好气，“你怎么在这里？”

“助人为乐搞慈善，率先帮助你这样的‘脑弱病残’。”覃方初朝着我抬下巴，懒懒的，“而且你不倒在我们宿舍门口我肯定也不会在这里。”

我还担心了一番这人待会儿问我为什么会去他们宿舍门口来着，结果发现自己想得有点多，覃方初的情商还没有成熟到能考虑这么多问题。

他走到我旁边，削了个苹果塞进了自己嘴里：“覃再再你要真缺钱可以跟我说。”

“干吗，找我洗钱？”防人之心不可无，尤其是他覃方初。

“没事，有点心疼你。”覃方初恬不知耻，“我上次比赛初赛的奖金下来了，有点花不完，你要不缺的话我就去图书馆楼顶撒钱玩。”

“这么猛的？”覃方初话音刚落就有人进来了，一张娃娃脸搭配着一头长而卷的头发，高跟鞋敲着地板，有些故作熟练。

“北见姐！”

姜北见是我们家邻居，从小扯着我长大，算我半个亲姐姐了，至少比覃方初亲。现在还是覃方初他们系的辅导员。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覃方初每次见到她的时候就特别屌，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

“北……”

“叫姜老师。”姜北见走过去，恨不得够着手拍覃方初的肩，“还撒钱玩儿，不就是个初赛嘛，下个月决赛了，你和谈禹俩要是能跟初赛一样发挥我就飞黄腾达了，我撒钱让你捡着玩。”

姜北见是他们俩这次比赛的指导老师，所以这两人要是能拿到这次比赛的奖项，对于姜北见来说绝对是好事儿。

覃方初表情看起来特别拧巴，脸色还发青就算了还发红！要不是谈禹两个字对于我来说太有存在感，我绝对笑死了。

“行了。”覃方初拿起凳子上的书包，跟刚刚在我面前横判若两人，“我先走了。”说完还跟姜北见保证，“你放心吧，决赛没拿到第一我就跟覃再再断绝血缘关系。”

我？关我什么事啊？

“你别指望他了，他巴不得跟我断绝血缘关系，我看你就指望一下谈禹就行了。”说完“谈禹”两个字我才觉得心慌，生怕姜北见察觉到什么。

不过还好，姜北见收回了她敏锐的第六感给我削了个梨：“你弟弟要是那么想还会送你来医务室？早把你晾在西区操场晒干了。”

话是这么说，可他未必不这么想。毕竟这人从小学开始就不愿意在学校承认我俩关系了，肯送我来医务室我才觉得奇怪呢。

我咬了一口梨，姜北见开始例行公事一样关心我生活了：“在学校住得开心吗，室友好吗？”

“还行吧。”我们宿舍就两个人，另外一个属于我十分崇拜的那种酷霸女孩儿，她男友还是酒吧老板。不过她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很少能碰到。所以我的大学宿舍文化十分贫瘠。

“我在学校教师公寓分到了一间房子，你要不要跟我一起住？”

“啊？”

2.

姜北见其实并不是我们学校正式的老师，暂时只算实习。

至于这个实习辅导员怎么进入我们学校计算机学院还分到了一套教师公寓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她从小就是一个很路子很野的人，暂时还在我的接受范围内。

那天说完之后姜北见让我考虑考虑，而我转眼就忘了。

因为我马上就要久违地跟谈禹一起上课了！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我在宿舍转了十圈。

室友难得在宿舍：“再骚断你空调、WiFi了。”

我立马老实了。躲在被窝开始兴奋难耐地研究上课的时候要迟到还是早到，要怎样走进教室，坐在哪个位置上去了。总之就是要怎样才能让谈禹注意到我，然后问：“覃再再？”

毕竟这节课实在是太来之不易了。

我和谈禹并不是一个专业，他是高考状元进的王牌专业，而我是艺术生加成外加开了一年的小灶才考进A大美术系。

但对于大学来说，哪怕是一个学校也是隔个专业隔座山，要是全凭缘分的话我压根碰不到他。

不过也不能全然不顾缘分。比如意外的是，我和谈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门课的老师是一个人。

所以我就觑着脸跟老师要求换课了，借口自己马克思主义哲学课跟双学位课冲了，反正带两个班的进度都一样，我就跟着另外一个班一起上。

没想到老师答应的还挺爽快的。这么一来事儿就成了，我恨不得去寺庙为这位老师祈祈福。

所以这一晚上我都睡得兴奋难耐。影影绰绰地仿佛做了个梦，好像

又不是梦。

应该还是高中的教室里，谈禹坐在我的后面睡觉，枕着一只胳膊伸到前面。我稍微侧头就能看见他的手，指节修长，小臂的脉络清晰可见。

这么一隔仿佛为我圈出了一小块天，我想动动让自己不小心碰到他，又怕吵醒他，于是这么僵硬了一节课。老师讲的课我什么都没听见，只听见他说：“覃再再，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啊？”

“覃再再！”

我猛地从睡梦中醒来，室友在下铺踢我床板儿：“覃再再，你昨晚不是骚了一晚上说有课吗？还有十分钟就上课了。”

我差不多是从床上跳起来的，然后洗漱不到五分钟。冲进教室的时候昨晚预想好的情景全都不见了，只有我从教室前门绕道后门时畏畏缩缩的样子。

还想着怎么等老师转过身去的时候偷偷溜进去假装不经意地坐到谈禹旁边呢，想得美！美得我都忘了谈禹这人压根就不怎么爱上课来着，教室里根本没他的影子。

我不死心地扒着门框又找了一圈，却听见老师一声“进来”，我还以为是说我呢差点没吓死，只见大家的注意力都聚到了前门。

谈禹走进来，没表情没态度是他一贯的作风。老师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似乎又被这个气场给堵回去了，只好招呼大家继续上课。

谈禹在后边儿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来。而这个过程里我一直蹲在后门处，像是一只老鼠一样，目光由远及近。

我不敢确定是不是自己的幻觉，总觉得有那么一刻他看见我了。但是仅限于看见了而已，而我这个许久不见的老同学没有引起他的任何反应，所以就更不用担心他会质疑我为什么在这里了。

我小心翼翼地弓着身子进了教室，不敢太张扬就在最后一排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差不多是谈禹斜后方的位置。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关注他。

谈禹不知道在纸上写什么，看起来很认真的样子，但是肯定不是在听课。我够长了脑袋，现在巴不得自己的身高匀两厘米到脖子上。

“都不说我找个人起来说了啊。”中年男人温沉沙哑的声音砸下来，我瞬间坐得笔直。大概是昨晚那个梦留下来的后遗症吧，什么扯淡的梦，前面好的怎么不实现了？

年过半百的老教授隔着鼻梁上厚重的眼睛看着花名册，一溜下来还有点看不清：“tán……tán……”

谈禹？

我研究过这个班花名册，就他一个姓谈的。谈禹估计也是这么想的，放下手里的笔站起来。

老教授抬着眼睛看过来，好像有点意外：“你？小伙儿挺冷酷名字还挺可爱的……”

谈禹拧起眉，似乎下意识地往我这边侧了一下头。果然，老教授不慌不忙地念完全名：“tán 再再。”

“老师！”我猛地从凳子上弹跳起来，在大家的注视中又尴尬又局促，“我叫覃再再。那个字儿念 qín。”

教室里的人轰地笑起来，我红着脸偷偷看谈禹，可他已经别过了脸，压根看不见他脸上什么表情。

“qín 吗，这个字儿应该还有 tán 的发音吧……”

我已经没心情听老师说什么的，“嗯”了一声，而且之前思想一直开小差也没听见老师问的什么问题，于是低着头自说自话：“反正我教你认了一个字儿，您就帮我回答一下儿这题吧。”

“啊？声儿大点。”老教授走过来。

我惊了一下，刚刚开玩笑呢。开玩笑归开玩笑现在怎么办，主动承认错误说我思春去了？

“还要回答问题吗？”谈禹居然说话了。

我有些诧异地看过去，一颗心跟坐云霄飞车一样忽上忽下。

老教授推了推眼镜：“你又不叫覃再再你回答什么。”

谈禹停了一下才说：“她不会。”

“那行吧。”老教授还挺容易妥协，朝着我招手，“那你坐下来吧。”

我木木地坐下来，心里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谈禹这个人不喜欢麻烦，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帮我，只是因为觉得很烦。

“你就是谈禹？”老教授混浊的眼睛瞬间透出一丝光，“我听别的老师说你小子拽得不行但成绩还不错，怎么今天来上我课啦？”

“很闲。”谈禹一副不想聊天的表情把老师接下来要说的话全部堵回去了。

老教授轻轻笑了两声以缓尴尬：“那你说说吧。”

谈禹答完问题就直接坐下来了。老教授叹了口气，顺着谈禹的答案继续讲课去了，大家的注意力也随之回到课堂上。

这种情形我在高中的时候经常见，一般都是老师被谈禹气到不行然后各种问题刁难他，可没有一次成功的。谈禹这人就算不听课知道的也比一般人要多，所以稍微听了几节课就是省状元了。

我趴在桌上看着谈禹，后半节课无聊爬在桌上乱写乱画，成为校园不文明现象。下课的时候，还失魂落魄忘记擦了，只剩一行字留在那里：

“谈禹你好，我是覃再再。三年前开始悄悄喜欢你的覃再再，悄悄喜欢你三年了。”

3.

本来耗费了我无数想象力的一堂课最后又以毫无预料中的波澜而收场。我都难过死了，室友还调侃我：“早上冲得跟抢婚一样，怎么着，新郎死了？”